

曾國藩全書

甘肅
三
謀
略

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

曾国藩全书

主编：张明林

(第二卷)

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
五十八、安逸之身 何以肩得大事？

【原文】

孙高阳、史道今皆极而得苦，故能艰难驰驱，为一代之伟人。今已养成膏粱安逸之身，他日何以肩得大事？辛亥九月。

【译文】

孙承宗、史可法都很能吃苦耐劳，所以能在艰难困苦中驰骋，成为一代伟人。我今天已经养成贪图富贵安逸的身体，将来怎么能肩负起国家的大事？咸丰元年九月。

五十九、众人常缺，而一人常全，是天道屈伸之故

【原文】

《易》书说尽天下变化之理。尝观《易》之道，察盈虚消息之理，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。日中则昃，月盈则亏，天有孤虚，地阙东南，未有常全而不缺也。“剥”也者，“复”之几也，君子以为可喜也。“夬”也者，“姤”之渐也，君子以为可危也。是故既吉矣，则由吝以趋于凶，既凶矣，则由悔以趋于吉。君子但知有悔耳。悔者，所以守其缺而不也求全也。众人常缺，而一人常全，天道屈伸之故，岂若是不公平乎？

【译文】

《易》书说尽了天下变化的道理。我曾研究《易》中讲的道理，考察虚静安息的原因，才知道人是不可能没有缺陷的。日中则昃，月盈则亏，天有孤虚，地阙东南，没有总是十全十美而没有一点缺陷的。“剥”卦蕴含着相对应的“复”卦，故而君子认为得到“剥”卦是可喜的。“脩”卦，也仍然潜伏着险。所以本来是吉的，由于吝而趋向于凶，本来是凶的，由于改悔而又趋向于吉。君子只知道有悔，知道了悔，所以才忍受得住缺陷而不敢去追求过于完美的东西。小人时时要追求完美，既然完美得到了，则吝和凶也就跟着来了。众人常有不足，而一人常十全十美，这也是因为，天道屈伸转化缘故，难道真会如此不公平吗？

六十、将心真心实肠为第一义

【原文】

带兵之人，第一要才堪治民，第二要不怕死，第三要不急急名利，第四要耐受辛苦。治兵之才，不外公明勤。不公不明，则兵不悦服；不勤，则营务钜细，皆废弛不治，故第一要务在此。不怕死，则监阵当先，士卒乃可效命，故次之。为名利而出者，保举稍迟则怨，稍不如意则怨，与同辈争薪水，与士卒争毫厘，故又次之。身体羸弱者，过劳则病，精神短乏者，久用则散，故又次之。



【译文】

带兵的人,第一要有治理百姓的才能,第二要不怕死,第三不要急于求得名利,第四要不怕辛苦。治兵的才能,不外乎公、明、勤这三个方面。如果办事不公正,赏罚不明,士兵就不会心悦诚服;如果不勤快,军营里的大小事务便会堆积,难以治理。所以,最重要的就是公正,勤快。不怕死,与敌人对阵时,才会身先士卒,士兵也才能为你所用,这是第二重要的方面。带兵之人,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名利,那么保举功劳时稍不及时,官场稍不如意,便有怨恨在心,与同僚比薪水高低,与士兵斤斤计较,这是较下等的。带兵之人,如果身体不健康,稍有操劳,便精神疲惫,稍有过度,就精疲力竭。这是更下等的。

六十一、诚待天下,善类有从**【原文】**

人之生也直,与武员之交接,尤贵乎直。文员之心,多曲多歪,多不坦白,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。必尽去歪曲私衷,事事推心置腹,使武人粗人,坦然无疑,此接物之诚也。以诚为本,以勤字慎字为之用,庶几免于大戾,免于大败。

【译文】

人生性就是直爽的,与武官交往,更要重视直爽。文官的心,弯曲处太多,大多不坦白,因此,往往与武官不能水乳交融。必须完全去掉不直爽的私心,事事推心置腹,使武官粗人坦然无疑,这就是待人接物的诚实。以诚为根本,以勤、慎二字为运用,大约就可以避免犯大的过错和大的失败。

六十二、知而悔**【原文】**

知过而变,方可成器。知己之过失,即自为承认之地,改去毫无吝惜之心,此最难事!豪杰之所以为豪杰,圣贤之所以为圣贤,便是此等处,磊落过人。能透过此一关,寸心便异常安乐,省得多少纠葛,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。

【译文】

知过而变,方可成器。知道了自己的过失,就主动承认,并毫不犹豫地改正这一过失,这是最难做到的事!豪杰之所以为豪杰,圣贤之所以为圣贤,就是在这个方面光明磊落,超过别人,一个人如果能勘破这一关,心中便会非常宁静快乐,而这样又会减去多少瓜葛和遮掩装饰的丑态。



六十三、以精微之意，行威厉之事

【原文】

世风既薄，人人各挟不靖之志，平居造作谣言，幸四方有事而欲为乱，稍待之以宽仁，愈嚣然自肆，白昼劫掠都市，视官长蔑如也。不治以严刑峻法，则鼠子纷起，将来无复措手之处。是以壹意残忍，冀回颓风于万一。书生岂解好杀，要以时势所迫，非是则无以锄强暴而安我孱弱之民。牧马者，去其害马者而已；牧羊者，去其扰群者而已。牧民之道，何独不然。

【译文】

既然世风日下，人们各自都怀有不安分的心志，平时制造谣言，希望天下不安而自己可以从作乱。稍微对他们宽大仁慈些，就更加嚣张放肆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都市抢劫，蔑视官长。不拿严厉的刑法处治他们，那么，坏人就会纷纷而起，将来就没有办法再来收拾了。因此才致力采取残酷手段，希望来挽救这败坏已极的社会风气。读书人哪里懂得杀人，关键是被眼下的形势所逼迫，不这样就无法铲除强暴从而安抚疲弱的人民。牧马的人，去掉害群之马就可以了；牧羊的人，去掉乱群的羊就可以了；治理民众的方法，为何单单不是这样？

六十四、知悔知吝，圣贤由此而成

【原文】

尝观《易》之道，察盈虚消息之理，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。日中则昃，月盈则亏，天有孤虚，地阙东南，未有常全而不缺也。“剥”也者，“复”之几也，君子以为可喜也。“夬”字者，“姤”之渐也，君子以为可危也。是故既吉矣，则由吝以趋于凶；既凶为可危也。是故既吉矣，则由吝以趋于凶，既凶矣，则由悔以趋于吉。君子但知有悔耳。悔者，所以守其缺而不也求全也。小人则时时求全，全者既得，而吝与凶随之矣。众人常缺，而一人常全，天道屈伸之故，岂若是不公平乎？

【译文】

我曾研究《易》中讲的道理，考察盈虚升降的原因，才知道人是不可能没有缺陷的。日中则昃，月盈则亏，天有孤虚，地阙东南，没有总是十全十美而没有一点缺陷的。“剥”卦蕴含着相对应的“复”卦，故而君子认为得到“剥”卦是可喜的。“脩”卦暗藏着相对应的“姤”卦，所以君子认为得到“脩”卦，也仍然潜伏有危险。所以本来是吉的，由于吝而趋向于凶；本来是凶的，由于改悔而又趋向于吉，君子只知道有悔。知道了悔，所以才忍受得住缺陷而不敢去追求过于完美的东西。小人时时要追求完美，既然完美得到了，则吝和凶也就跟着来了。众人常有不足，而一人常十全十美，这也是因为，天道屈伸转化缘故，难道真会如此不公平吗？

六十五、激流勇退

【原文】

立身不高一步，如尘里振衣，泥中濯足，如何超达？处世不退一步处，如飞蛾投烛，羝羊触藩，如何安乐？余斟酌再三，非开缺不能回籍。平日则嫌其骤，功成身退，愈急愈好。余决计此后不复作官，亦不作回籍安逸之想，但在营中照料杂事，维系军心。不居大位享大名，或可免于大祸大谤。若小小凶咎，则亦听之而已。

【译文】

立身处世假如不能站得高望得远，就好像在尘土里抖扫衣服，在泥水中清洗双脚，又如何能超凡绝俗出人头地呢？处理事物假如没有多留一些余地的打算，那就好比飞蛾扑火，公羊用角去顶撞篱笆角被卡住一样，哪里能够使自己的身心摆脱困境感到安乐愉快呢？我反复考虑，不辞职就不能回老家。平日里就嫌这样做太急促，成就功业以后引退，则越快越好。我已决心以后不再做官，也不想回原籍去享受安逸，只在大营中处理杂务，维系军心。不居高位，不享大名，或许可以避免大灾祸，避免严厉的毁谤。如果是小小不吉，小小灾祸之类，也就随它去了。

六十六、置生死祸福于度外

【原文】

吾兄弟受厚恩，享大名，终不能退藏避事，亦惟循前信所言，置祸福毁誉于度外，坦然做去，行法俟命而已。

【译文】

我们兄弟蒙受国家厚恩，享有赫赫声名，终究不能退藏避事，也就只好按照前信所说的，置祸福毁誉于度外，坦然地做下去，行法俟命而已。

六十七、金丹换骨

【原文】

天下纷纷，吾曹适丁其厄，武乡侯不云乎：“成败利钝，非所逆睹”，则亦殚其心力，尽其职守，静以待之而已。凡人心之发，必一鼓作气，尽吾力之所能为，稍有转念，则疑心生，私心亦生。舍命报国，侧身修行。古称“金丹换骨”，余谓立志即丹也。

【译文】

天下纷乱，我们正当这危难之时，诸葛亮不是说过“成败利钝，不可预料”吗？！我们只有竭心尽力，克尽职守，静待时机而已。凡人心发动，必须一鼓作气，尽力去做；稍有转念，便有



疑心，疑心一起，私心也随之而来。要舍命报效国家，就必须戒慎恐惧，养成良好的品行。古时说“服了金丹，就可以成仙”，我认为立下远大志向，就是金丹。

六十八、尽力求淡

【原文】

奉命承乏两江，菲才薄植，本不足以有为，又值精力疲惫之后，大局溃坏之秋，深惧陨越，诒知己羞。所刻刻自惕者，不敢恶规谏之言，不敢怀偷安心念，不敢妒忌贤能，不敢排斥异己，庶几藉此微诚，少补迂拙。特是从军日久，资望弥深，虚名弥盛，旧交则散如落落之星，新知或视如岩岩之石，用是誉言日多，正言日寡，每一念及，悚怵无地。敢求我兄弟惠直言，并赐危论。如闻弟有用人不详慎，居心不光明之处，尤当随时指示，无俾覆辙相寻，诒辱兰谱。至感至祷。

【译文】

我奉皇帝之命任两江总督高位，才能浅薄，根基不厚，本来不足以有所作为，又恰值我精力疲惫之年，大局溃坏多事之秋，我深深地害怕做错什么，让平生知己蒙上羞辱。时刻自觉的是，不敢怀有偷安之心，不敢妒贤忌能，不敢排斥异己，大概借此微弱无力的诚实，来稍微弥补我的笨拙。只是从军打仗的时间越来越长，资历声望越来越高，虚名越来越盛，原来的朋友已如落星一样七散八落，新结识的人有的把我看做岩石一样不可挑剔，因此说颂扬话的日益增多，讲规谏的话日发少起来。每当想到此，我就惶悚不安，无地自容。请求兄弟您嘉赐直言，并赐高深危疑之论。如果听到我有用人不周详，居心不光明的地方，尤其应当随时指示，以免避免覆辙重蹈，令挚友蒙辱。这是我最大的希望和祈求。

六十九、殚心竭虑

【原文】

终身涉危蹈险，如履薄冰，却能自全其身，自守其道，尽己之性而知天命。天下事患不思耳，何患不可为；天下才患不求耳，何患世无人。弟必扶病强撑，决不告饶。楚疆危，弟愿生死以之，当以大担量。必放心放手，然后推位让贤，有一分不安，决不推诿也。人莫患于不智，又莫患于不愚，智与愚合，而力量乃大。一入仕途，总是碰境，古人所谓待罪也。

【译文】

一生都在危险的道路上行走，如履薄冰一样，却能够自全其身，保持他的宗旨不变，这也只能归结为尽自己的努力而听天作主了。天下事怕筹划不到，不怕做不到；天下的人才怕的是不寻求，不怕没有人才。我一定扶病支撑，决不告饶。湖北如果有危急，我愿生死相从，担当大责。一定放心放手让别人做，其后才能谈得上推位让贤。如果一分不安，也决不推诿他人。人害怕不聪明，又害怕不愚笨，智与愚相合，力量就会大起来。一入仕途，总是碰运气，



这如同古代所说的待罪之人。

七十、虚怀若谷

【原文】

人必虚中，不著一物，而后能真实无妄。盖实者不欺之谓也，人之所以欺人者，必心中别着一物，心中别有私见，不敢告人，而后造伪言以欺人，若心中了不着私物，又何必欺人哉？其所以自欺者，亦以心中别著私物也。所知在好德，而所私在好色，不能去好色之私，则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。是故诚者，不欺者也。事上以诚意感之，实心待之，乃真事上之道，若阿附随声，非敬也。

【译文】

人必须虚怀若谷，心底坦荡，没有其他私心杂念，然后才能真实无妄。诚实，就是不欺骗。人之所以要欺骗别人，心中必然还装着别的东西。有了私心，就不敢告诉别人。于是只得编造假话骗人。如果心中没有丝毫杂念，又何必欺骗人呢？他所以要自己欺骗自己，也是因为心中还有其它杂念。良知在于好德，私心在于好色。如果不能去掉好色的私心，就不能不欺骗自己好德的良知了。所以说，诚，就是不说假话。替上司办事，应当以自己的诚意来感动他，以真心对待他，这才是真正地事奉上司之道。如果阿谀奉承，随声附和，这不是真正地尊敬上司。

七十一、忠诚

【原文】

君子之道，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。世之乱也，上下纵于亡等之欲，奸伪相吞，变诈相角，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。畏难避害，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，得忠诚者起而矫之，克己而爱人，去伪而崇拙，躬履诸难，而不贵人以同患，浩然捐生，如远游之还乡，而无所顾悸。由是众人效其所为，亦皆以苟活为羞，以避事为耻。呜呼！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，历九载而戡大乱，非拙且诚者之效欤？

【译文】

君子之道，最重要的是以“忠诚”二字倡导天下。每当天下大乱，无论上下那一等人，都放纵物欲，彼此都使奸诈的手段，相互吞并，以阴谋诡计来争夺胜负。自己则想尽办法谋求尽可能的安全，而把别人置于最危险的境地。怕难避害，不肯出一点点力来拯救天下的危难。只有忠诚的君子，才奋起匡正时乱，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，为天下百姓做出贡献。除去天下虚伪的恶习，崇尚朴实。自己历尽危难，而不要求别人也和自己一样。为了国家，不惜抛却自己的生命，视死如归，而没有一丝一毫的畏惧。于是，感动了大家，都以他们为榜样，以苟且偷生为耻，以避事为羞。所以，我们家乡几个君子，鼓舞了大家，经历九年的奋战，平



定了大乱,这岂不是朴实与诚恳的效果吗?!

七十二、诚心

【原文】

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,心诚则志专而气足,千磨百折,而不改其常度,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,心虚则不客气,不挟私见,终可为人共谅。凡正话实话,多说几句,久之人自能共亮其心,即直话亦不妨多说,但不可以诤为直,尤不可背后攻人之短。驭将之道,最贵推诚,不贵权术。

【译文】

我们应当永远以诚待人,虚心处世。心诚则志气专一,历尽磨难,也不改变初衷,终有顺理成章,获得圆满结果的一天。虚心,则不会矫揉造作,不挟私见,最终可以为大家所理解。凡是正确的话、实话,多说几句没有关系,久而久之,人们自然能理解你的心意,即使直来直去的话,也不妨多说几句,但千万不可将攻诤别人的隐私当作直话,尤其不可以在背后诋毁别人的短处。领导将领的艺术,最重要的是推诚布公,而不是玩弄权术。

七十三、戒骄戒傲之理

【原文】

澄侯四弟左右:

二月初一日唐长山等来,接正月十四日弟发之信,在近日可谓极快者。

弟言家中子弟无不谦者,此却未然,余观弟近日心中即甚骄傲。凡畏人,不敢妄议论者,谦谨者也,凡好讥评人短者,骄傲者也。弟于营中之人,如极高、次青、作梅、树堂诸君子,弟皆有信来讥评其短,且有讥至两次三次者。营中与弟生疏之人,尚且讥评,则乡间之与弟熟识者,更鄙睨嘲斥可知矣。弟尚如此,则诸子侄之藐视一切,信口雌黄可知矣。谚云:“富家子弟多骄贵家子弟多傲。”非必锦衣玉食、动手打人而后谓之骄傲也,但使志得意满毫无顾忌,开口议人短长,即是极骄极傲耳。余正月初四信口言戒骄字,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;戒惰字,以不晏起为第一义。望弟常常猛省,并戒子侄也。

此间鲍军于正月二十六日大获全胜,去年建德大股全行退出,风波三月,至此悉平矣。余身体平安,无劳系念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四弟左右:

二月初一唐长山等人来,收到正月十四日弟发的信,在近日可算是很快了。

弟说家中子弟都很谦虚,这话不正确。我看弟近来心性就很骄傲。凡是畏人不敢随便议论的是谦恭的人,凡是讥讽议论别人短处的是骄傲的人,弟对营中之人,如极高、次青、作



梅、树堂等人，弟都有信来嘲笑议论他们的缺点，并且有议论多次的。营中人与弟生疏都做评论，那乡间与弟熟悉的，更是鄙陋嘲笑了。弟都是这样，那子侄们藐视一切、信口雌黄也就可想而知了。俗话说“富家子弟多骄，贵家子弟多傲”。不一定锦衣玉食、动手打人才叫骄傲。志得意满无所顾忌，开口论人短长，就是极骄极傲。我正月初四信中谈戒骄字，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；戒惰字，以不晚起为第一义。望弟常常警醒自己，并告子侄。

这里鲍军在正月二十六日大获全胜，去年建德大股敌军全部退出，三个月的风波，到此平息。我身体平安，不用系念。

二月初四

七十四、认识与实践相同

【原文】

朱子曰：“人心之灵，莫不有知。”此言好恶之良知也。曰天下之物，莫不有理。惟于理有未穷，故其知有不尽。此言吾心之知有限，万物之分无穷，不究乎至殊之分，无以洞乎至一之理也。今王氏之说，曰致良知而已，则是任心之明，而遂曲当乎万物之分，果可信乎？冠履不同位，凤凰鸛不同栖，物所自具之分殊也，瞽瞍杀人，皋陶执之，舜负之；鲧堙洪水，舜殛之，禹郊之，物与我相际之分殊也。仁义之异施，即物而区之也。今乃以即物穷理为支离，则是吾心虚悬一成之知于此，与凡物了不相涉，而谓皆当乎物之分，又可信乎？朱子曰：“知为善以去恶，则当实用其力，务决去而求必得之。”此言仁义之分，既明则当，毕吾好恶以既其事也。今王氏之说，曰“即知即行”，“格致即诚意功夫”，则是任心之明，别无所谓实行。心苟明矣，不必屑屑于外之迹，而迹虽不仁不义，亦无损于心之明，是何其简捷而易从也。循是说而不辨，几何不胥天下而浮屠之趋哉？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之学岂有他与？即物求道而已。物无穷，则分殊者无极，是格焉者无已时，一息而不格，则仁有所不熟，而义有所不精。彼数圣人者，惟息息格物，而又以好色恶臭者竟之，乃其所以圣也。不知是，吾未见其圣也。自大贤以下，知有精粗，行有实不实，而贤否以次区焉。

【译文】

朱熹说：“人心的精神意志中，都是具有知性的。”这是指人心中所具有好善恶恶得自先天的道德观。又说：“天下的一切事物中，无不包含道理。只因人对它们的道理未能穷究，所以人的本有知性不能尽量发挥。”这是说人心中的知性有一定限度，万事万物的差别则无穷无尽，故而不穷究事物最细微的差别，就无法知晓最根本的道理。如今按明代王守仁的学说，把这一切说成仅只推极、恢复人心中原有的得自于天的道德意识而已，那样的话，听凭人心中有什么认识，就都能完全符合万物之间千差万别的客观情况，这种观点真能让人信服吗？帽子、鞋子使用于人体的不同部位，凤凰、猫头鹰栖息于不同的地方，这是事物自身所具有的区分差别。舜的父亲瞽瞍杀了人，掌刑官皋陶要逮捕他，而舜则背着他到处躲藏；禹的

父亲鲧治水失利，天子舜要处死他，而禹则祭祀他，这是外物与我相处关系中的区分差别。有区别地实行仁义，就是根据事物对象的差别来区分它的。现在却认为结合事物穷究其道理是残缺不全，那么，由我的主观中毫无依据地预先设立一个成见在认识之先，和一切事物都毫无关联，便认为它们都符合事物的实际状况，这就可信吗？朱熹说：“知道了遵循善德去消除恶习，就应该身体力行，务必消除那应该消除的恶习，从而求得那应该得到的善德。”这是说对仁义的差别明晰之后，就应当将自己的好善忌恶之心全部适用于外界事物的实践之中。如今王守仁却说：“认识与实践相同合一”，“推究认识事物之理就是道德修养的工夫”，根据这种说法的话，那就是说除了听凭人心的认识之外，就无需实践了。人的主观一旦认识清楚了，不必再琐屑地讲求外在行为，而且行为方面就是不符合仁义，也无损于内在主体的认识修养，王守仁指出的这条入道门径是多么的简捷而容易循从啊！如果遵循这一主张而不明辨其错误，怎么不使整个天下都走向佛禅的途径呢！尧、舜、禹、商汤王、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周公、孔子的思想哪里有什么特殊呢？不过是结合事物求得天道而已。事物无穷，它们的分别差异就没有止境，那么对事物的穷究就没有终止的时候。一刻不去穷究事物之理，那么对仁的感悟就不熟悉，对义的把握就不精确。那些称为圣人的人，只因时时刻刻都在穷究事物之理，同时又将个人的好善忌恶之情全部融于其中，才达到了超凡入圣的境界。不是这样的话，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超凡之处。从那些成就极大的贤人往下数，人们的知识有精深粗浅，实践有笃实与不笃实，而他们的贤与不贤就有高低上下之分了。

七十五、谦

【原文】

古人修身、治人之道，不外乎前此所见之“勤、大、谦”。勤若文王之不遑；大若舜、禹之不与；谦若汉文之不胜。而“勤、谦”二字，尤为彻始彻终，须臾不可离之道。勤所以傲惰也，谦所以傲傲也。勤能且谦，则大字在其中矣。千古之圣贤豪杰，即奸雄欲立于世者，不外一“勤”字；千古有道自得之士，不外一“谦”字。吾将守此二字以终身。倘所谓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者乎！庚申十二月。

【译文】

古人修身、治人的办法，不外乎前面所说的“勤、大、谦”，勤就像周文王那样废寝忘食；大就像舜、禹两位帝王的伟大而不可代替；谦就像汉文帝的自以为不胜任。其中“勤”、“谦”这两个字尤其应该彻始彻终地实践，一会儿也不可离这个道。勤，是用来警戒懒惰的法宝；谦，是用来警戒骄傲的法宝。能勤又能谦，那么，“大”字也就在其中了。千古的圣贤豪杰，即使是奸雄欲在人世上树立，也无外乎一个“勤”字；千古以来的有志志士，也不外一个“谦”字。我将终生坚持这二字，至死不变。难道不是古人所说的“早晨能寻求到真理，就是晚上死去也无怨言”吗！咸丰十年十二月。

七十六、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

【原文】

济世治国，力求变化，变中求稳，变中求新，唯其如此，方能扫屋更扫天下。

【译文】

拯救尘世治理国家，应该力求变化，变中求稳，变中求新，只有这样，才能扫屋更扫天下。

七十七、立志箴

【原文】

煌煌先哲，彼亦犹人。藐焉小子，亦父母之身。聪明福祿，予我者厚哉！弃天而佚，是及凶灾。积悔累千，其终也已。往者不可追，请从今始。荷道以躬，與之以言。一息尚活，永矢弗援。

【译文】

声名显赫的古哲先贤，他们也都是人；卑鄙渺小的小人，他们也都是父母所生。聪明福祿，我所得到的已经很丰厚了。不顾一切地贪图安逸，这是招致凶灾的做法。到那时无论多么后悔，也晚了。过去的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，一切都必须从现在开始。心中想着道，尽量身体力行。对于我所立的誓言，只要我一息尚存，就要永记不忘。

七十八、不可做井底之蛙

【原文】

外世之大，不可做井底之蛙，需变化眼光，洞察外世。

【译文】

外面世界是很大的，不可做井底之蛙，需要变化眼光，洞察外面的世界。

七十九、“耐”之一字足以医心病

【原文】

竹如教我曰“耐”，予尝言竹如：“贞足干事，予所缺者，贞耳。”竹如以一“耐”字教我，盖欲我镇躁，以归于静，以渐几于能贞也。此一字足以医心病。癸卯正月。

【译文】

呈竹如用“耐”来教导我。我曾经对竹如说：“能坚定，就足以做任何事情，我所欠缺的，就是坚定。”竹如用一个“耐”字教导我，想让我用来镇定浮躁，以归于宁静的境界，从而逐渐



接近到能够坚定。这一个字足以治疗我的心病。道光二十三年正月。

八十、坚持一“慎”字

【原文】

顷刘玉川来，极言渠处勇不可恃，未敢率以渡湖，但愿进扎灰山等语。三人占，则从二人之言。吾弟不必以屡次传令、未能渡江为耻，望仍以进扎灰山为稳着。或一二日拔营可也。事机未顺，动多濡滞，今日之风，亦见其端。坚持一“慎”字，终少疏失耳。

【译文】

刚才刘玉川来极力说他部兵勇不可依恃，不敢率军渡湖，只请求进军灰山驻扎等话。三人计谋，就采取两个人的主张。因此贤弟不必因为多次下令也没能渡过江为耻，望你还是以进驻灰山为上策。也许一两天内拔营起程就可以了。时机不成熟，多动反而坏事。从现今的风向看，也能略窥一二。坚持一个“慎”字，总是会减少一些轻疏损失的。

八十一、我以立志求变为本

【原文】

我以立志求变为本，不若此乃非我所愿也。人苟能自立志，则圣贤豪杰，何事不可为，而必借助于人？我欲仁，期仁至矣。我欲为孔孟，则日夜孜孜，惟孔孟之是学，人得而御我哉？若自己不立志，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，亦彼自彼，我自我矣，何与于我哉？

人生变幻莫常，何以从喜誉恶毁间获得变法是一机巧。喜誉恶毁之人，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。于此关打不破，则一切学问才智，实足以欺世盗名。方今天下大乱，人怀苟且之心。出范围之外，无过问者焉。吾辈当立准绳。自为守之，共约同志并守之。天使吾心之贼，破吾心之墙子。如此做来，即获变法。

人常有变，因不得不变。凡人心之发，必一鼓作气，尽吾力之所能为，稍有转念，则疑心生，私心亦生。余死生早已置之度外，但求临死之际，寸心无可悔憾，斯为大幸。舍命报国，侧身修行。古称“金丹换骨”，余谓立也。此可谓人常有变以求金丹换骨。

【译文】

我是以立志求变为根本的，不这样做不是我的愿望所在，一个人如果能立志求变，那么圣贤豪杰，有什么事不可以做，而一定要借助于别人？“我想仁，仁就会到来。”我想成为孔子、孟子那样的圣人，那么日夜孜孜以求的，只是学孔孟之道，那么还有谁能够驾驭我呢？如果自己不立志，那么即使每天与尧舜禹汤住在一起，也是他们是他们，我是我，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人生时常是变幻莫测的，如何从喜誉恶毁之间寻求一种变法是一种巧妙的手段。喜欢被人称赞，厌恶被人诋毁的人。就是具有庸俗小人患得患失的思想的人。如果这一关勘不



破,那么一切学问、才智,就都只是用来欺世盗名的。当今天下大乱,人人都怀有得过且过的心理,事不关己,则不予过问。我们应当立个标准,自己遵循,并且联合志同道合的人共同遵守,千万不要让心中不好的想法,破坏了心中的堤坝。这样做了,就会获得变法。

每个人常常都是有变化的,是因为不得不变。凡人心发动,必须一鼓作气,尽一切力量去做,稍有一些想法,便有疑心,而私心也随之而来。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,只要临死之时,没有什么可以后悔遗憾的事,就是万幸了。要舍命报效国家,要戒慎恐惧,重视修养。古人说“服了金丹,就可换骨成仙”,我认为立下志向,就是“金丹”。这可以称作人常有变以求金丹换骨。

八十二、傲与惰皆败家之道

【原文】

家中雇长沙园丁已到否?菜蔬茂盛否?诸子侄无傲气否?傲为凶德,惰为衰气,二者皆败家之道。戒惰莫如早起,戒傲莫如多走路,少坐轿,望弟时时留心儆戒。如闻我有傲惰之处,亦写信来规劝。

【译文】

家中所雇请的长沙园丁已经到了没有?蔬菜长得茂盛不茂盛?各后辈子侄有没有傲气?骄傲是凶德,懒惰是衰气,这两样都是败家之道。戒惰的最好方法莫过于早起床,戒傲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多走路,少坐轿,希望弟弟时刻留心儆戒。如果听说我有骄傲和懒惰的地方,你也可以写信来规劝。

八十三、人苟能自立志,何事不可为

【原文】

君子之立志也,有民胞物与之量,有内圣外王之业,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,不愧为天地之完人。故其为忧也,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,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。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,蛮夷猾夏则忧之,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,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,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,此君子之所忧也。若夫一身之屈伸,一家之饥饱,世俗之荣辱得失、贵贱毁誉,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。

【译文】

君子立志,应当有把人类和万物作为自己同胞的胸襟度量,应当有品德高尚、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。只有这样,才无愧于父母的生养之情,不愧为天地间的完人。所以他忧虑的,就是自己不如舜帝、不如周公,以及自己不专修德行、不精通学业。于是,便会忧虑小民的顽固不化,忧虑外敌侵扰国家,忧虑坏人当道而优秀人才被排斥埋没,忧虑自己未能给平民百姓以恩泽,这就是俗话说的悲天悯人,这是君子之忧。至于那一己的成败,一家的温饱,世俗



之人理解的荣辱得失、贵贱毁誉等等，君子是顾不上为此忧虑的。

八十四、谨严至终

【原文】

何为天地间变化之大道，吾以为天地间惟廉谨是载变之道，即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

【译文】

什么是天地间变化的大道呢，我以为天地间只有清廉和谨严是载变之道，即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

八十五、说悔

【原文】

知己之过失，即自为承认之地，改去毫无吝惜之心，此最难事！豪杰之所以为豪杰，圣贤之所以为圣贤，便是此等处，磊落过人。能透过此一关，寸心便异常安乐，省得多少胶葛，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。

【译文】

知道了自己的过失，就主动承认，并毫不犹豫地改正这一过失，这是最难做到的事！豪杰之所以是豪杰，圣贤之所以是圣贤，就是在这个方面光明磊落，超过别人。一个人如果能勘破这一关，心中便会非常宁静快乐，而这样又会减去多少瓜葛和遮掩装饰的丑态。

八十六、铢积寸累

【原文】

庄子曰：“美成在久。”骤而见信于人者，其为信必不固，骤而得名于时者，其为名必过情。君子无赫赫之称，无骤著之美；犹四时之运，渐渐成岁功，使人不觉；则人之相孚，如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”矣。除却进德修业，乃是一无所恃，所谓把截四路头也。若不日日向上，则人非鬼责，身败名裂，无不旋踵而至矣，可不畏哉！

【译文】

庄子说：“美名成功于长时间的积累。”骤然为人信服的人，那么这种信任不是牢固可靠的；突然之间就名噪一时的人，那么他的名声一定过大于实际情况。品德高尚，修养很深的人虽然没有赫赫之名声，也无突然而得的美名；这就像一年四季的更替，是逐渐地、有序地完成一年的运转，让人们不知不觉。因此，一个人诚实而具美质，就像桃李，虽不说话，但由于它的花果美好，自然会吸引人们慕名前来。如果抛弃了修善德行和勤专业务，就什么也没有可以依靠的了。这就是所说的把守拦截在十字路口，如果不是天天向上进取，那么人非议



你，鬼指责你，身败名裂的后果转眼间就会到来，不能不让人害怕呀！

八十七、浩然之气

【原文】

自古圣贤豪杰，文人才士，其志事不同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，大略相同。吾辈既办军务，系处功利场中，宜刻刻勤劳，如农之力穡，如贾之趋利，如篙工之下滩，早作夜思，以求有济。而治事之外，此中却须有一假冲融气象，二者并进，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，最意味。写字时心稍定，便觉安恬些，可知平日不能耐，不能静，所以致病也。写字可以验精力之注否，以后即以此养心。万事付之空寂，此心转觉安定，可知往时只在得失场中过日子，何尝能稍自立志哉。

【译文】

自古以来的圣贤豪杰，文人才士，他们的志向不同，但豁达光明的心胸却大致相同。我们既然办理军务，就处在功利场中，应当时时勤劳，就如忙于收割谷物的农夫，忙于赚钱的商人，撑船下河滩的篙工。白天做事，晚上好好反思，以求把事办好。治理军事之外，其中应当有冲融气象。如果治事与冲融同时并进，则为国勤劳，又淡泊名利，最是意味深长。写字的时候心情刚刚稳定下来，马上就感到安逸轻松了许多，由此可见平时遇事不能忍耐，不能静下心来，必然导致疾病的发生。写字可以检验精力是否专注，从这以后就可以这种方法养心了。把世上一切事物想得非常轻淡，心情才得以安定。由此可见过去的日子里只注重患得患失，怎么才能树立起宏图大志呢。

八十八、慎独主敬，求仁习劳

【原文】

一曰慎独则心安：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。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，以为善去恶，则谓之自欺。方寸之自欺与否，盖他人所不及知，而已独知之，故大学之诚意章，两言慎独。果能“好善如好好色，恶恶如恶恶臭”，力去人欲以存天理，则大学之所谓“自谦”，中庸之所谓“戒慎恐惧”，皆能切实行之，即曾子之所谓“自反而缩”，孟子所谓“仰不愧，俯不忤”，所谓“养心莫善于寡欲”，皆不外乎是。故能慎独，则内省不疚，可以对天地，质鬼神，断无“行有不廉于心则馁”之时。人无一内愧之事，则天君泰然，此心常快足宽平，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，第一寻药之方，守身之先务也。

二曰主敬则身强：“敬”之一字，孔门持以教人，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。至程朱则千言万语，不离此旨。内而专静纯一，外而整齐严肃，敬之工夫也。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，敬之气象也。修己以安百姓，笃恭而天下平，敬之效验也。程子谓：“上下一于恭敬，则天地自位，万物自育，气无不和，四灵皆至，聪明睿智，皆由此出，以此事天飨帝。”盖谓敬则无美不



备也。吾谓“敬”字切近之效，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，筋骸之束。庄敬日强，安肆日偷，皆自然之征应。虽有衰年病躯，一遇坛庙祭献之时，战阵危急之际，亦不觉神为之悚，气为之振。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。若人无众寡，事无大小。——恭敬，不能懈怠，则身体之强健，又何疑乎？

三曰求仁则人悦：凡人之生，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，得天地之气以成形。我与民物，其大本乃同出一源。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，是于大本一源之道，已悖而失之矣。至于尊官厚禄，高居人上，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；读书学古，粗知大义，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。若但知自了，而不知教养庶汇，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，辜负甚大矣。孔门教人，莫大于求仁，而其最切者，莫要于“欲立立人，欲达达人”数语。立者，自立不惧，如富人百物有余，不假外求。达者，四达不悖，如贵人登高一呼，群山四应。人孰不欲己立己达，若能推以立人达人，则与物同春矣。后世论求仁者，莫精于张子之西铭，彼其视民胞物与，宏济群伦，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，必如此，乃可谓之人，不如此，则曰悖德，曰贼。诚如其说，则虽尽立天下之人，尽达天下之人，而曾无善劳之足言，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？

四曰习劳则神钦：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。无论贵贱智愚老少，皆贪于逸而惮于劳，古今之所同也。人一日所着之衣，所进之食，与一日所行之事，所用之力相称，则劳人睡之，鬼神许之，以为彼自食其力也。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，以成数石之粟，数尺之布；而富贵之家，终岁逸乐，不管一业，而食必珍羞，衣必锦绣，酣豢高眠，一呼百诺，此天下最不平之事，鬼神所不许也！其能久乎？古之圣君贤相，若汤之昧旦不显，文王日昃不遑，周公夜以继日，坐以待旦，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。无逸一篇，推之于勤则寿考，逸则夭亡，历历不爽。为一身计，则必操习技艺磨练筋骨，困知勉行，操心危虑，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；为天下计，则必己饥己溺，一夫不获，引为余辜。大禹之周乘四载，过门不入；墨子之摩顶放踵，以利天下；皆极俭以奉身，而极勤以救民。故荀子好称大禹墨翟之行，以其勤劳也。军兴以来，每见人有一材一技，能耐艰苦者，无不见用于人，见称于时。其绝无材技，不惯作劳者，皆唾弃于时，饥冻就毙。故勤则寿，逸则夭；勤则有材而见用，逸则无能而见弃；勤则博济斯民，而神祇钦仰；逸则无补于人，而神鬼不钦。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，莫大于习劳也。

余衰年多病，目疾日深，万难挽回。汝及诸侄辈，身体强壮者少。古之君子修己治家，必能心安身强，而后有振兴之象；必使人悦神钦，而后有骈集之祥。今书此四条，老年用自警惕，以补昔岁之衍，并令二子各自勖勉。每夜以此四条相课，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。仍寄诸侄共守，以期有成焉。

【译文】

第一条，慎独则心安。自我修养，没有比养心更难。心里既然知道有善有恶，却不能真正尽力为善去恶，这就是自己欺骗自己。心里是否自欺，别人是不知道的，只有自己知道。所以，《大学》中“诚意”这一章节，两次说到慎独。如果真能做到喜欢善如同喜好美色，讨厌恶事如同讨厌恶臭一样，尽力去掉人欲而存天理，那么《大学》中所说的自谦，《中庸》中所说

